

元 總 山 集

序 引 銘 贊
上 梁 文
祭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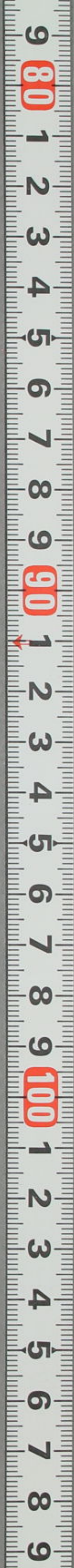
頌 書 疏 雜
青 體
題 跋



三十六之四十



~ 16
2700
11



16
2700
11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身齋校梓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勝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璫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為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脩此書十有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為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陽泉

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
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可勝
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眾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
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
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面牆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
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
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自故爲道其所以然乙卯秋
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
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
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最矣非託名者之過傳之

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
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
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
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淡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
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
丹砂芝木蕒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
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木蕒
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
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
善矣但未知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
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取
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

間商度隱語然者此取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間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取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亾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尙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古之恨後人

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嘗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尙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葢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者耳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間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

時行藏在我袖手何方間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街衢
殆市馭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
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
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
本爲是是亦好奇尙異之也 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
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子謂非東坡不能作
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攷丙
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徧攷之
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子初學屬文敏之兄爲子言如此興
定丁丑間居河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

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
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
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
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斷增
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攷異舉要麻法及輿道原史事問荅
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
傳終始括要又皆科學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
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
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
存惠魏卿家張精於星麻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

鋟木以傳唐佐過某於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溫公識治之
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間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
書而已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刊之
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
尚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宮
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
寫不易辦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
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旣開他日當有由堂
而及輿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竊有所憾焉公與二劉
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
荀悅袁宏漢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於中祕外邸之書芟蕪
剪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旣爲成書上

之復自爲通鑑詳節傳於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
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於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
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眞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
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
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
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
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涿又有次韻蒙求出
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做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
度遷就傅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
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子年二

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泊其弟庭俊與子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旣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子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子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宏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藉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

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日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強記九經傳注率手自鈔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之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序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於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旣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心汨汨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蝨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戇絳侯之訥石

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考咸共
嗤點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於此惟公以
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
聳動天下發凶豎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
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
欲賢於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
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邪

如庵詩文序

密國公諱壽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
授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
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

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
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啟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
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
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
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官縣寶玉祕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
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
脫身而去者公家法畫名畫連箱籛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
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爲憂
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
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
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
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

詩龍巖任君謀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干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攷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畧品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渺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鑪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宋灰亦自神應緣來現昨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豫焉又有詩自戲

云借來羸馬鈍於牆馬上官人病且尪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寶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汴梁鬻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皇臺上山圍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間識者聞而悲之子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作晉人之自放酒耳吟呀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力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顓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朝家疏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歎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李德雖議和李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

沾句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拜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卯中爲鄉先生喬孟州辰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視席君章文學淡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彙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庭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卽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

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敕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於琴事者也三四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於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旣專又漸於敦樸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爲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爲省郎間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鋸木以傳請子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子謂君

瑞言子第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
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
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宏薦桓譚文學可比
前世楊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謙輒令鼓琴好其
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
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
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
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
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
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
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子竊謂南風手不可得而
今世變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

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宏之後遂
無宋宏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爲難審音以
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爲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
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取爲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
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爲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
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爲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
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
別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
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
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

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怪異破碎陣
敵陵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節寒餓之
士以是物爲顛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
子乃咳唾嚙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
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拏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
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
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
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
中令一詩出必歡喜讚歎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
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爲不足長轡遠馭進
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尙奚以序
引爲哉顯卿昌齡爲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

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
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
子欲我敘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
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
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之文章
雖出於眞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
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
聚名卿才大大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
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願生之所出也以
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願生公卿

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句住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酬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旣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穉穢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

興定末叔能與予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不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於楚於漢汚於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於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爲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淡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

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飢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

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淡其旨愈婉怨之愈淡其辭愈緩優柔饜飶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子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對無謔浪無驚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媵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爲全白辨無爲賢聖癩無爲妾婦妒無爲讎敵謗傷無爲聾俗閏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黥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邨夫子兔園策無爲筭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子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祇以增媿汗耳予既

選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
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
已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
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
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
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
憂無聊賴之語特粹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
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
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
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

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
吟咏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
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
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
棗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諛之之辭及隨計兩
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口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
山民風國勢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
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歡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
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沈思而遠望鬱搖而
行歌以爲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盃發輕汗時平
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詭詭
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

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
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媿
言媒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
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
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
以露才揚已怨懟沈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
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
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
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
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
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
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

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彼
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
東元某題

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
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轍波濤穿穴險
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者皆畧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
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
夫勝其餘或亦有不逮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概一流人也今
二子亾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
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也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古人中未之不計以聖人之知者其與也而東人亦其清
一平少矣會與余論而聖則與事而小計則則日與至言
夫孰其猶近衣百不數二千香強是前朕大湖一前人也
與誰查心其對情寒衣以出也出中樂林賦百餘而
因四能習與風制制道古與自之然其焉夫亦與
不威也人其以對子言身隨天制子與斯刻與與
南其與也其子言其情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
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
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
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摯家就子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
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
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
禮授館於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為專門
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

陰厓草有芽行稍殘雪墮冰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
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煙邨寂寞無人
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雨
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
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歎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
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
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厓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
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
遠峯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汙流
之句亦自以爲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
物病鶴摧頽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
淒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

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
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稍鵲愛風帳然搔白首遠目過
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泉感舊云
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黏蝸艱國
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
寧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
腳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邨犬吠人
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浚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祗園雨亦
香又如風琴一首回軍謠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
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
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
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

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人資稟樂易恬於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鉤距之吏奮髯抵几書書俊快保其羞而不爲至於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求子編次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齋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間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謝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述二十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子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子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子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子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

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闕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尙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旣廣而評詩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燥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

幽祕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辭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取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艱苦悲吟絜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絜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

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沂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淡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眞隱序

木菴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

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淡入瓊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耶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立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淡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鍊

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
秋之句子爲之擊節稱歎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
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菴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畧之上人
才品高眞積力久住龍門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
人勝思與神遇故能遊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
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
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
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
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
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子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

官扶護還鄉里時子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
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概予亦以家
謀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
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
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牒乃於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
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攷也蓋之兄嘗命予脩千秋錄
雖畧其次第他所欲記者尙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
蓋之兄邈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俘繫之平陽存
心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尙幼未可告語子年已
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
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三公餘烈賢雋輩出文章行
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阜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文嚴以備遺忘又
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
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
先人形質顏貌言語之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
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
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
有志於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
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
之友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間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
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
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
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

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
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
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
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以可奈何其所
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
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
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者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
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
存百不能一今年豫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
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邪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邪將靳固一命躡躡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邪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尙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子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統綺氣未除沈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

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子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淡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攷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子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貴華屋皆眾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間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邪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
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
魯連之一箭空飛季子之百金行盡釋射鉤之怨雖當三沐
而三薰動去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云鄉云東南水國
陽一斷而一連西北
鄉關魂九見銅駝之荆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怒焉如
擣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徑去
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
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爲
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
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特徵與鳳

尾諾之所招致眎他郡國爲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
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來傳北上聲光四馳歡動州里
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爲業真積力久故胸中之
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
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參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
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
以致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爲
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
而爲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雋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
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媿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
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
之用糜羔雁而敝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以寬

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
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櫻鱗
之怒況乎裹糧三月被髮九闔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
復憤泉秋沸冤霜天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
瀛之選接曳裾之遊使者牽車太官捐酒主好善而忘勢士
見義而得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
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摠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
豈輕負所學棄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徑乎諺有之見
卵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
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勸爲之
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靈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
以絕澗蔭以淡樾重岡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
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間見
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間物巖花錯繡羣鶯下上雲光
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含集蓋朝川之鄉社而桃源
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
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
壽楊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汜求田乃爲元龍所諱尊前
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湫而樂間曠印須我
友天與之時兵廚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諧間作
塊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芹無此時之美一之爲甚覺
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盡花柳

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為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琅邪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世得玄冥禪師琅邪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亨禪師玄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絕嗣而不傳虛明急於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加慈雲海清涼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為虛明作墓誌以為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

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為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為虛明作塔於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為身以鈴為舌萬仞岡頭橫說豎說予為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為書之蓋師家父子為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為予說而予不當為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嵩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嵩和尚頌古百則語談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謂

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癡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士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曷於是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予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坡爲文字禪且道曷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予亦嘗贈嵩山雋侍者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曷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予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冰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

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譽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

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淡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立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邪白虎

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瞽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瞽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邪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瞽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旣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瞽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

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
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
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
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
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
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
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
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
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淡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
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
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
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

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
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
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
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
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引乃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
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
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
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間居州里因錄予所親驗
者爲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
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磨

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
十二月吉日書於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
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
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虛壬遁風角鳥占俱
號精備軍旅問病患瘡猝爲之投劑救療旣廣遂爲專門之
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澁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
可責目前之效者必來告之歲月旣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
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
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爲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
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

意於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
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埽千軍之勇
果非樂於戰鬪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
山元某引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mostly empty.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蛇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橫庚庚色棗漆殷皿一線著怪迹殷士膚敏世載德天以

原魯配秀實文楷指佞堯屈軼屈之版恃氣不屈衣冠堂堂

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指月一作磔墓死蛇區區辱吾擊正以痛

使與泚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祕

石室一日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鏡銘

郟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月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闡衍博大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入言之義衍之以為銘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為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心而觀之不過為櫛縱巾幌几杖盤盂間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暗之所以捨其聰須眉之不燭妍媸之不別與亾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亾視同豈

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幌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庵銘為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啞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餅靜如持城其中鏗鏗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脈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為辱我以貧為福人以儉為詐我以儉為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斃

無弦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弦無弦弦會當具尙因正聲以識真趣

取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敷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取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醴四體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闕聰誠有囂囂者存洵憂畏其誰

攻相彼力田祗繫於逢就七遇之皆比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淡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癩舌唾一時無眼禪匡牀兀坐差獨賢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筵榮觀燕處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雲驂騶渺翩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爲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調以苦爲樂者

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爲作太古堂銘其銘曰鍊師未嘗不學之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淡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爲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漓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義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儻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皇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揆三聖書而問津焉計其真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猶爲餘刃耳道風旣扇旌車時徵曳裾王門大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被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爲皇極道院年月日某實敘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鄉河中人虛白其賜號云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彝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有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偃其擿埴於帝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求如斂而錫咨而虛白慮然後得言以道敷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爲子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舊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畧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黥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爲調護之旣久轉將領貲產亦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卽棄家入道其子追及於襄城泣拜請還志明雁然不移遂入崧山師事紫虛於大師及卽仙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環堵於韓城而居之道俗歸向以爲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卽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爲有所養者長真爲得人矣幸吾子爲之銘澤之子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參用溪南詩老辛敬之

之語爲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揚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卽色而實相卽空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爲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鸚爾味惟鳳篝火繩縵求中產之售漆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樅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

瑑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惡於漢陰之抱甕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祕歸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爲之贊云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卽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爲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不一光精何年貫此石非母非青非瑑刻玄龜導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尙爲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其宗人堅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璟爲之贊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亾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爲贊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眞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爲名將在

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爲之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爲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爲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於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坐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眞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斂避於蔡無可黨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厓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溼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啟

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歎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獎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厥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坐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邪公之篤於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

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寧欲爲利祿計欲使之亟進得以升斗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持達之遇兀兀近五十而迄無所成用是爲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甫爲公寫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祿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於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攜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比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同公之川將私其私邪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弦千載一人猶以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彼粹而溫旣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又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蹻然

范鍊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爲贊鍊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上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宮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橫絕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耶

寫真自贊

崑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萃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氣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氣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副橫身於

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卿雲漢為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籍在旁目

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為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敝則新兮司南通途及門而堂自致身

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所知效之所

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

縮磷兮縮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

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立學為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知

為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外而內無多岐之差

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龐者艾者其未涯

也哉

頌

登封令辭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辭侯莅登封侯之來前
政適為飛語所被羣小罔罔如琴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
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決留
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
民之貧富丁之寡眾里社之大小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纖
悉具備著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寬流亾假間田
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緇銖
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強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給矣方春勸耕遭田父野麥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
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
屬之如此也大概侯之治仁心以爲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
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之
淡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
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
人莫不以崧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會官以
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卽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
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
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
鼎臣秦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滏陽簿卽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

濡百騰踵來惠而不鉏饒喙旣饜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
而劬斂孳幾何日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歎腴侃侃辭侯仁
信篤誠優爲趙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醲
千室更生侯勸於郊民爾良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而
逋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墮不勤游末是趨辨爾
種稂相爾菑畬區爾欲淡苗爾欲疏稂莠旣芟蝨賊旣除穰
穰滿家貢以羨餘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
有來督郵責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
遲及此暇時從侯於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當
移秩蕭蕭馬鳴我侯於征侯無愠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今
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子渴未濡蔽其泉流子暍未蘇
徹其庇庥侯去不留去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爲

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裴回嵩丘
盤盤潁水潏潏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書

寄中書耶律公書 癸巳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
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
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
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
獨有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
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
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
不多傳記具在蓋可攷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

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交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榱桷豫章節目爨厠萬牛挽致之材豫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椳楔楹棧莖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

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李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沼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句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存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學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閭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閭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六
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間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症賴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

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妒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畧補之此書成雖溢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畧之碑石想亦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荅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

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卽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荅聰上人書

某頓首啟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

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雖以爲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眞贗攷古今詩人之變有慙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眞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惟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鑿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

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即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荅大用萬戶書二通

某頓首啟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內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即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為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啟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即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壻能言

之所需橫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敬器賦全文并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強學為親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邁有教無類作人之效可徵言念吾

州久崇廟學傳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傅守名慎微字機先要公增

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守名介字伯升極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

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雙鶴觀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岡取上

絃歌絕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孫

九鼎字固鎮國初狀元郡人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所作名孝錫字仲純徐州人

不圖劫火之餘遽有園蔬之歎顧慙小已猥守大藩方舉廢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政況乃玄壇並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敗之場化金碧於顧盼嘖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爲本庵欲創聖位以爲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宏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廚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爲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籍之相先凡我同人幸坐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仙聖所廬劔飛而古柏仍存石澗而仙蒲未老孰爲真隱再暘玄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譚劉之正脈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漠庭靜一得精微之傳沖退爲衰薄之鎮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虛敢因黃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遙玄都石壇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興國院改律爲禪請住持疏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眞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捩轉話頭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茲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案集公清風匝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覬之鈴錘自得壽寧之衣鉢
僧嗣壽
寧月 光明既露難擬蓋藏賓主相諳共爲推挽雲山改色

鐘鼓同聲暫從華表之游盡革青氈之舊法延龍象同歸佛
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爲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田園
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魚粗供朝
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閒幸我賢侯特紆浚眷謂扛地之清
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概空孤變遷旣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
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
輪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標
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繩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開几席坐
斷天下衲僧舌頭旣爲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眾生援手
自教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日巢自是龍
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倍之權永爲皇家延百億萬年
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柏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要不
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間暇
之年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
藿一工事蓋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賄賂
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之鄉閭汁上
麥船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爲業
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
攻戰不足故勝負畧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敵
於不相統一有連雞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
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
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第恐三子者不爲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
勝氣軒然舞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
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
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
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
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

爲一的雖蝨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
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
殼殼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交也幸矣
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廢之下駟
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
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問之曰
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
以之廢是可歎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眞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
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子三十六七
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

中蘇晉降爲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僞無一真中有義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爲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子前身歟抑嘗見子詩竊以爲己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子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旣以子詩爲渠所作故子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得半生枉伴蒲團過須墟橫臥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小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爲惡月端午爲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

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乞字於余予以爲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爲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脩遭離世故又抑不能舉宜爲造物者之所乘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戶今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爲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媪火鑪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錄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

衡所著千秋錄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為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牒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殷高宗冢在焉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學擢為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為唐人嶽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榜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牒蓋自司空而後為鄆人南華而後為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逮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捷淳化三年孫何榜擢第累官至

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傳宗同宗弼宗旦宗奭宗昱宗傅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榜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絕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譽藹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為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儼傅佑佖佖偕倚備傅佖四子登科即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灝侑侑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榜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傳

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榜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
於光祿寺丞出知虢州未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
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
卽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
貫之元之貫之登科侏嘉祐四年劉輝榜擢第終於通直郎
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
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寧九年徐鐸榜擢第終於承議郎濟
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圉丹丙因登
科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榜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之字以
道後改名又元祐六年馬涓榜擢第張君向辟爲計司屬官
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
人卽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岡冊丹甬皆業進士說

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
二年通判與仁軍府事張君檄文商文學案勤學古可使入
官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卽
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黠黠黠黠後改名休復字子參風
儀秀整襟量夷曠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卽金紫公鄰
幾女孫也有陶正先生文集行於世諶九舉終場建中靖國
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榜
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周
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德府
濮陽縣丞一子驥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
州奏補拱轉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卽節度
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丹字

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內翰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
騏皆蚤世甫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
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
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
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
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日道字正叔
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日衍字信叔穎悟蚤世公朝請君之
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
每器重之年一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榜詞賦進士第釋褐
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郿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
飢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賜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
甚眾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士

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
例罷入爲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攷再滿授
戶部主司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郿國夫人不時入禁中
干豫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郿國被召乃敢延見
宗室帥慶山奸軍進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
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爲決杖八十
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
干豫權利其家人填插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
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溫
果可罪當貶逐溫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
之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溫爲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
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九
樞密院經歷官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莘公
領陝西行臺奏公借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
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
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
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
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
召主帥入授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長水界與北軍
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眾降敵公爲
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瞑目大噓曰汝欲脅從我邪我終不能
降同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
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到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
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

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
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璿瑋皆業進士瑋歟瑄及女孫二人
尙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
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陛
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爲可相道真
以尙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畧四方思所以
宏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致之復
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
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
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無愠容
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
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畧而無所統

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按公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勛國公問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昧可吏部尙書宣和內府物也已下皆晦道堂題詠備在家錄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與祖尙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巖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尙書右丞汶水賈守

謙益之諫議大夫淳南許古道眞戶部尙書權參知政事臺

山楊造叔玉尙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

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尙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

詩篇

在家錄

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

凜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爲時賢所摧重如此尙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爲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間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絕及其合支流會眾川儲蓄淵渟盡洞泆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回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館嚴侯之

門者十餘年侯溫然執擁篲之敬海內名勝率以清廟之器
許之諸郎玉石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媿者正
叔年甫六十安間樂易福祿方來他日羔雁成羣極人間盛
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
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
本爲多畫有學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取爲超絕
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祿兩小
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覲先東巖
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屏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
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

壁間得存兵退子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
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尙千餘
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所則塵之鄭村別墅是歲寓
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
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
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
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
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裋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
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
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
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
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

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女之愛
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太有力者
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子以爲不然三代
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
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
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
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
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國有方內
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
以游於方之外雖渺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
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
何必卽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九

陽泉山莊

遺山先生集卷四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遺山先生集卷第四十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互萬世而無敝
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
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勝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
緊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
癯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闕官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兒郎偉拋梁棟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
樂有儒言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鞞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蕃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嚮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金璧光芒三萬丈
下弦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后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繭絲不媿
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官
府之常繫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隸新州
一朝公廨之遞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吏卒靡瞻依之地簿書
失局鐻之嚴加之儻直稍憊公移卽至度則計役有司誠憚
於紛更習陋安卑職者亦爲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田
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鼓旗樹
入春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爲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
里而遙陞級不爲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

後逸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
之自然方屬風霜叵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
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
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
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
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旣
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覲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
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

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
 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
 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
 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脩趙王禪文何豫
 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原內史表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
 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
 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
 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殼子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
 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敘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
 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
 先人之蔽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
 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

松聲之一工

東臯子北山賦菊花兩岸松聲一工

近桃花之三洞

子此別業與白子西所居

相東牆西壁無補折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
 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
 安常而處順老益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媿奪
 園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
 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
 意演為助役之謠

穫教兒童

兒郎偉拋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將耕
 南羊谷山中好石翁杖屨一遊無腳力會稽禹穴更須揆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眵昏無復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鎌行時稼長松

萬株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鎌將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曹子期吾先友

季鷹蚤思命駕張緯文留滯燕京起居飲食身為無事之人伏臘歲

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沾親舊共樂安閒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思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卵翼之未
終忽栝樵之永棄敢伸悃悃仰訴昊蒼中謝伏念臣母張婦
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
者其道公所以拊臣者其勤盡三釜得暫榮之祿百身無可

贖之年涓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
福之可徵敬叩玄科竊依真廕土灰有望儻沾再造之仁草
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威然後懲恆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萬
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悃仰叩希夷中謝伏念
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
入兩州因循十稔豈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
之桑榆尋蹈畏塗之荆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固
退藏之已晚孤根易燒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道
眷渙衷之有假尙後福之可徵載舉玄科竊依真廕恭惟至
公立德宏濟為仁閱其翺飛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

遺山先生集 卷四十一
四
土灰有望儻霑善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戶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蓄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敢殫悃
幅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緣之幸際撫氣
質以奚堪戶封已迫於通侯子壻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
乘是憂果罹瘞天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尚賴至仁之宏濟庶
幾大道之曲成恭按立科竊依真廡自同草土固所謝之莫
知未卽灰釘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扣立科切
依真廡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
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潤千里靈應之
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
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被一溉之賜旣雨而旱今已十旬夏
苗欲枯秧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詎
乃涓吉旦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請靈湫奉迎甘澤某卑
職所限止於道左願俟雲輿風馬尙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
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粵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旣枯懸望此秋以紓日
夕沴氣所召百騰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稼一飽

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牟今
爲異政貪墨汝罰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沈吏實不德
民則何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救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爲第四女配壻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會孫元某謹
以家奠敢昭告於顯會祖忠顯府君曾祖妣王氏顯祖朝列
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
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
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爲第四女擇配得世
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壻家居龜筮叶吉今正是時廟授有
儀式伸虔告尙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己巳朔五月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敢
昭告於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釁蒙累貽禍庭闈龜筮告
期迫於襄事尙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
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慙維
我嚴君蚤逢昌運仕非爲己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饋
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內助謂當陽報俾壽而
康如何盛年奄棄榮眷相彼庶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條焉
傾圮藐是煢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百責奚贖人皆有母今
我獨無哀哀昊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內崩離嗚呼哀哉
伏惟尙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遺山先生集 卷四十一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
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溪山道人草衣木
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表物黃華
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
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
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
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溪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
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
賢季宏王都句清卿許司諫道眞爲一時龐許且置若常承
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
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
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

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
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
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祕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
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祕皆纖悉道之故
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
二人而已子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
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
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耶九歌遺音易曲山蘆東山人蒼檜
千章竹萬年嶺頭雲自間杏花殘
欲春闌立玉峯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
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爲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剗虎兕齒如何身
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趨舍乖知
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爲一窖塵誰光百世
祀較其得失間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
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勸諸已閑閑公此詩
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
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必盡口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
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邪行有違邪君子之
棄而小人之歸邪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
可以一唱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
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
況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尙計
少作邪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
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丈詩筆字
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有能辨
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

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弦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跋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淡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

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太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詞人龍巖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旣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

此詩渠家青氈其寶祕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
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
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
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謀相好善已數十年
矣兩君資稟高亮畧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
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償而不復
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敘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
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爲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
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
所不至唯天不容僞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

裔不顧什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
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敬之吾
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
矣已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子姨也護觀世
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婿
河東元某斂衽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
者凡二十有三人旣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
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括地以爲
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旣不聽卽致相印

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
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
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
不見行事徒記爵理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先賢鄉里後
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
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
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
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
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丈顯
之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
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復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
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
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
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脫得
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爲
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千崖秋氣雪滿羣山
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卅入道
道行高潔而邃於立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
予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
如此立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矣

此詩予初到崧山時會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淡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之書予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較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昆弟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予家有之然則予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跋龍巖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巖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眞所畫門生元某書

